

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新闻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qlwbmxs@vip.163.com

投稿邮箱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古树名木

后营有棵古槐树

闫永臣

后营村,位于蓬莱市北沟镇的西北端,与龙口市的小李家村仅一弄之隔。两个村庄,房连脊,地连边。两村之间插花地挺多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从外观看来,根本分不出是两个村庄。一条里弄连两村,对门互相是亲戚。正如民谣所言:“一弄分两县,骨血割不断。”成为村庄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。两村世代友好,一直传为美谈。

在村中老房子后,耸立着一棵古家槐树。虬曲苍劲,气势峥嵘,挺拔豪放,雄姿壮观。这棵古槐树虽然经历了500多年风吹雨打,至今老而不衰,始终保持着青春活力。树高约四丈,干粗约两周,枝繁叶茂,古槐那高大弯曲的树干,足得三四个人手握手才能合抱过来,褐色的树皮犹如战将身上布满斑斑伤痕的盔甲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据说这

棵古槐是村里先人从小云南大槐树底下迁徙到此地时,从老家带来的树种种植的,以此来纪念故乡,不忘祖宗。这棵古槐与村庄同龄,陪伴着村民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,被人们奉为镇村之宝,认为她是吉祥树,是祖先树,都供奉它,崇敬它,世世代代呵护着它。

在树干顶端有一个空洞,很久以前听村里的老人讲,洞里住着一只美丽的大鸟。每天黎明和夕阳西下时,便能听到这大鸟的啼鸣,鸣声悠扬,悦耳动听。人们都说这只鸟很有灵气,早晨能够唤醒人们早起,傍晚提醒人们收工。这棵大槐树底下,盘根错节的树根,深深地扎在泥土里,有的还隆起在地面上。大树枝繁叶茂,健壮挺拔,郁郁葱葱,浓绿的树冠,笼罩在村子的上空。每年都有成群的喜鹊在树杈上筑巢垒窝,产卵孵雏,哺育幼生。

年复一年,冬去春来,在后营村人的精心呵护下,大槐树



完好无损,勃勃生机。暖春,大槐树开始催吐绿芽,抽枝育苗,绽放出一串串的白花,散发出迷人的阵阵清香。炎炎夏日,骄阳似火,大槐树披上一身碧绿的新装,遮天蔽日,驱散热浪,默默无闻地为劳累一天的村民们遮阴消暑,驱散疲劳。人们围坐在这大槐树下饮茶纳凉,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。金秋季节,天高云淡,大槐树的叶子,由绿变黄,金黄色的槐米,果实累累,金珠连串。严寒冬天,雪花飞舞,大槐树披上银色素装,在凛冽的寒风中就像一位手执利剑的哨兵,站在村头,为后营村人民的安宁、祥和,昼夜放哨站岗。后营村的这棵大槐树,伴

随着后营村人,祖祖辈辈,历经数次改朝换代,目睹着社会的沧桑巨变,步入了今天的新时代。但愿这棵见证着移民历史、有着象征意义的大槐树,在日新月异的后营村,能够更加受到人们的珍爱和保护,更加根深叶茂,万古长青,伴随着后营村民奔上小康的殿堂。

人间真情

吃着“母爱”长大

杨晓奕

在娘家逢年过节和平常,家人从不下馆子吃饭,更多得益于母亲精湛的厨艺,比如酱牛肉、熏鱼、打猪蹄冻、蒸年糕,做大枣饅饅和莲子。母亲正月十五还会做生肖面塑,各种家常炒菜的技艺更是娴熟。平时一家四口,母亲顶多做两个菜。小时候就盼着家里来人,母亲每次也得做七个盘子八个碗,足以显示作为家庭主妇待客的诚意。每当此时即便我们不在家或上不了桌,母亲都会留几样菜给我们。黄瓜拌烧肉是咱烟台人有客必备的,还有烧

对虾、焖刀鱼、炒花蛤、辣炒鸡。因为请客吃饭,烟台风味的菜肴一样也不能少,所以母亲格外上心,调料也舍得放,来人来客的饭菜味道自然也就不同于往常。我们躲在厨房里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母亲却因为闻多了油烟味,吃不下饭了。

每当生病,母亲在饮食上格外关照。撇去身体的不适,有了饮食的改善,精神上也得到了安慰。除了过生日母亲擀面条,此时又能吃到母亲手擀的鸡蛋面。一根根面条吞到肚中,因为容易消化,肠胃易于接受,病情也好了一大半。没有胃口时,母亲做些小米稀

饭、大米稀饭,再来一盘清凉的拌菜,即使病了也食欲大增。若是冬天感冒发烧,母亲擀完片汤,白菜切丁,多放生姜。经过葱姜爆锅,翻炒肉片,白菜也炒成三分熟,加点虾皮,添上水。开锅后打上蛋花,点上几滴香油,香菜末点缀其间。趁热一连喝上几碗,因为生姜多就去了寒气,出了汗身体就舒服多了。再休息一晚,烧也退了。母亲那份焦虑的神情,也变得轻松,终于松口气了。什么病应该忌哪些口,适宜吃什么,母亲都很精通。有了母亲的呵护,所以得病也是一种福气。

前一阵子,我有些中暑,头

晕沉沉的,很像一样东西,就是母亲做的豆面汤。菜一般是选嫩地瓜叶和莴苣叶,实在没有就用空心菜来代替。做法很简单,就是添上水,把菜洗净放在锅里煮。锅开了加点盐,把手擀的豆面条下在锅里,再烩上虾酱就着。清淡而简单,只有母亲做得最对味。时间长了对母亲做的一菜一蔬,身体和精神都有依赖性。

那天吃自己熬的鱼,就有种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一个人,就是我的母亲。吃母亲做的一日三餐三十多年,自己却没回报母亲一粥一饭,实在是惭愧难当。

讲述城事

从十部到振华

李树超

烟台西大街东端的“振华商厦”,有着悠久的历史,她是由一个小百货商店发展成长而来的。

五十几年前,西大街东端路南有三排相互贯通的平房,红砖清水墙、双破红瓦屋面,其貌不扬,然而当时这里却和位于胜利路的新世界百货商场一样吧,是当时市民购物的中心。这便是原烟台市百货公司第十门市部,市民亲昵地称之为“十部”,为原烟台市百货公司麾下最大的一个门市部;临街第一排主要经营水果、糖果、文化用品、小食品、饰品,从西头的门往里依次经营服装、布料、玩具等,从东头的门往里依次摆满了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等生活耐用品,再往里经营床上用品和土产杂品,空闲的墙面上挂着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”的巨型横幅,那个时候很多商品是需要购物券才能购买,看起来琳琅满目的商品,其实很大一部分和一般民众无缘,但是不管怎样当时方圆几公里之内的市民是这里的常客。

1975年新建的百货大楼开业,“十部”显得风光不再,在1979年十部拆除重建,因为各种原因,造成建设周期过长,一直到1981年竣工开业,响应当时的形势需要,取名“振华百货商店”,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物,和原来的十部相比,规模宏大、经营品种齐全,商品丰富、顾客盈门,服务态度也不错,从而使阔别十部几年的老主顾很快进入了这里的回头客。以后的几年里,芝罘区的常驻人口从十几万很快扩充到二十多万,城市规模迅猛发展,“振华百货商店”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,从1992年开始,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地扩建、改建,经过不断完善和建设,“振华百货商店”不见了,“振华商厦”诞生了,这是一座高标准、大容量的都市购物中心,为烟台市区重要的地标性建筑之一。

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道“振华商厦”的前身是原烟台市百货公司第十门市部,时代的脚步日新月异,一日千里,这种变迁,充分展现了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。

老照片

一帧“掖城鼓楼”照

张发山

莱州市虎头崖镇道刘家村的离休老干部刘纪涛先生,给我发来一帧照片,并附有“掖城(今莱州)鼓楼”照一张。信中说:我曾说过有张鼓楼照的,可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。要知道,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,因为鼓楼已经拆除了。为了一张旧照片,刘老何以如此魂牵梦萦?这话还得从头说起。

刘纪涛生于1927年,14岁便参加了抗日战争。1951年,他被分配到掖南县文化馆。工作需要,职业使然,他不惜倾尽月薪40万元(第一套人民币,相当于今币40元),去《青叶》照相馆购买了一架日本产2.5镜头的风琴式照相机。由于经常投稿,不久,他即是大众日报社的摄影通讯员了。1956年3月,掖南县与掖县合并,文化馆也合二为一。6月,刘纪涛从济南学习结业回来,旋被调到掖县教育局,任小学教育视导员,而中学教育视导员是程显洲。

刘纪涛长程显洲4岁,两人情同手足,当年程显洲的千金呱呱坠地,“鸽子”的乳名就是刘大哥所赐。1956年8月25日晨,他俩骑着自行车,来到城里大十字路口,要给饱经沧桑的钟鼓楼摄影留念。

钟鼓楼坐北向南,横跨莱州古城中轴线,登上斯楼,即可鸟瞰全城。文献记载,它始建于明初。

1427年,知府夏升重修高台洞门,建鼓楼五间,东南建钟楼,以警昏旦;1869年,知府福润倡捐又重修;1934年8月,县长刘国斌为设进德分会再重修;建国后,作为全城制高点,这儿又是值勤、防空的重地。

而今,这座气势雄伟的古建筑就呈现在面前。空气清新,行人稀少,柔和的霞光从东天射过来,给头顶上的垂柳镀上了一层金色。刘纪涛调好焦距、光圈,又让程显洲充当“道具”——一个身着白小褂、骑车穿越楼洞的路人作前景;一切就绪,他趁机按下了快门。于是,雕栏明柱、立檐翘角的鼓楼全景,便成为历史的永恒。

1973年秋,县革委以鼓楼有碍军事、交通为由下令拆除。打那,巍峨的鼓楼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,成为莱州人的一大憾事。2010年7月,84岁的刘纪涛老先生,将凝聚毕生心血的《热土地》一书付梓面世后,照例奉送知己人手一册。

程显洲自打退休赋闲,老两口就住进了莱州市玫瑰园小区,如今,手头有了老友的黄煌巨著,每天必读,犹如听刘大哥聊天一样。仲秋前夕,当他读到一篇涉及鼓楼的随笔时,心中一动:我不也保存一张鼓楼照吗?当即拨通了刘大哥的电话。刘老先生欣喜若狂!毕竟年代久远,在他印象中,因120版



卷太贵,6×6的黑白鼓楼照只洗了一张,又孰知竟然会是两张!事不宜迟,他说立马赶过来,程慌了,我还没有下手找呢!

放下电话,程显洲也进入了翻箱倒柜的角色。房间尽管不大,老头子却忙得满头大汗。已是正午了,老伴喊他吃饭,他无动于衷,说,找不到像片咱对不住刘大哥呀!程显洲身体不好,老伴怕急坏了,碗碟一放,也加入了寻找的行列。终于,在一本像册旧像片的背后,鼓楼照现身了,老两口气喘吁吁,一下瘫坐在沙发上。

一帧弥足珍贵鼓楼照遗失而复得了,刘老先生匆匆将旧照扫描,放大,然后分寄友人共享。

诚然,鼓楼照绝非是莱州的唯一,但拍摄年代或是莱州的最早。刘老离休后身体不太好,医生曾给他开过颅,切除过癌变病灶,四次大手术使他转危为安。他的黄昏夕照过得充实而富情趣,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。年逾八秩依然锲而不舍地追求,挚爱生他育他的这片《热土地》,对古邑莱州有着深深的眷恋。围绕寻找“掖城鼓楼”照的故事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